

# 生态高地与特区精神的诗意吟唱

——论庄添明诗集《梧桐梦》的有益探索

□ 胡红拴

在深圳东部，海拔 943 米的梧桐山像一部打开的生态典籍。在那绿色的页面上，每片叶脉都流淌着特区 40 多年的绿色密码。庄添明的诗集《梧桐梦》以梧桐山为圆心，将热带雨林的呼吸、山海对话的韵律、城市转型的阵痛编织成一部立体的生态史诗。这部诗集不是简单的山水田园牧歌，而是通过植物志、动物志、人类志的三重叙事，构建起深圳从“三来一补”蹒跚起步到“生态特区”全面先行示范的精神嬗变，在岭南的云雾里照见中国城市转型的生态镜像。

翻开“荣耀在山”辑，扑面而来的的是梧桐山的植物群落：藜蒴花“把白云从蓝天扯下 / 幻化出纯净洁白的棉花”，青果榕“坦坦荡荡挂在胸前 / 如串串银元把生态价值代言”，蓝花草“很象战役中的逆行者 / 也象洪流前的战歌”。这些植物不是简单的意象堆砌，而是特区生态建设的参与者。庄添明以林业人的精准观察记录着深圳的绿色故事——马缨丹的“最美入侵者”身份，暗

含外来物种与本土生态的博弈；毛棉杜鹃的“调和西与东，高低”，展现了移民城市的共生智慧。在诗集中的《梧桐山探名》一诗中，诗人解构了“梧桐”的传说：从“蜈蚣”的讹传，到藜蒴花的“爆梧桐”形象，最终归位于“深圳没有外人 / 来了就是主人”的城市精神。这种植物考据的背后，暗含着深圳从“逃港前线”到“生态高地”的身份重构。护林人“汗滴跃上枝头 / 成为王母寿宴的明星”，自然教育志愿者“向人类通报和谐的惬意”，这些细节构成了梧桐山的生态共同体。也可以这么说，庄添明在这部《梧桐梦》里试图用他的诗眼与诗笔构筑起草木年轮里的生态诗学。

庄添明的诗歌充满了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，他通过对梧桐山生态系统的细腻描绘，展现了自然与人文的和谐共生。诗集中的《恩上湿地山海恋》一诗中，诗人以湿地的生态功能为切入点，描绘了山海之间的生态互动：“本来就在山海之间 / 竟然还藏着一片海 / 海里充盈着花卉的芳香 / 花

里洋溢着森林的厚爱。”湿地作为地球之肾，承载着生态调节的重要功能。诗人通过对湿地的描绘，不仅展现了它的生态价值，更表达了自身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深刻理解与尊重。这种生态诗学的表达使诗歌不仅仅是自然景观的再现，更是对生态系统的深刻思考。

在诗歌的艺术形式上，庄添明的诗行也具有独特的生态意识。他通过对自然景观的细腻描绘，展现了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与多样性。如《藜蒴花》一诗，诗人通过对藜蒴花的描绘，展现了自然生态的丰富性：“你应该是春花的大姐大 / 当一群小姑娘叽叽喳喳 / 你便盛装登场了”。诗人通过对藜蒴花的拟人化描绘，展现了自然生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。这种艺术表达不仅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，更使生态意识在诗歌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。

通读《梧桐梦》，我发现庄添明似乎是在书写他梦里山海对话中的城市哲学。诗集里的梧桐山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，它与大


鹏湾、深圳河、香港新界构了成动态的生态系统。诗集中,《山海绿》中“一衣带水隔湾守望”的双城记在《恩上湿地山海恋》里具象为“山与海携手/浪与花相爱”。这种山海对话,在《一条小路》一诗中达到哲学高度:30米林区与20米城区的管辖权分割,最终被“接长的水管”弥合,暗示着城乡二元对立的消解。庄添明特别擅长捕捉生态转型的微观瞬间。在他的笔下,诗集中《冰雕连》的抗美援朝战士与《自然教育志愿者》的当代护林人形成跨越时空的精神共振;《鸳鸯谷有棵异木棉》中带刺的少女形象既是植物的生长史,也是特区“杀出一条血路”的精神隐喻——“密密尖尖的刺”是拓荒者的棱角,“兑现对季候的初心使命”则是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承诺。

梧桐山作为深圳的“绿肺”,不仅是自然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,更是深圳特区发展的象征。在庄添明的笔下,梧桐山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存在,更是文化与精神的象征。如诗集中的《梧桐山探名》一诗,诗人通过对梧桐山名字的溯源,揭示了梧桐山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生态意义:“没有梧桐树,却叫梧桐山/叫开了梧桐山,就要溯其源/或许是形状与谐音/或许是先贤的灼见/梧桐山下凤凰花开茂盛。”梧桐山不仅是自然

的栖息地,更是凤凰栖息的象征,寓意着深圳特区的繁荣与发展。诗人通过对梧桐山的描绘,展现了梧桐山作为生态与文化双重载体的独特地位。

在我看来,《梧桐梦》最动人的是构建了一个万物平等的生命场域,是对生命共同体的诗性书写。在《一只鸚的对白》一诗中,受伤的猛禽成为生态试纸:从市民的救助、技术员的族谱确认到“夜航英雄”的称号,完成了从“野生动物”到“城市居民”的身份转换。这种生命叙事在《青果榕的胸怀》一诗中具象为“大肚包容,笑傲人生”,在《蚂蚁》一诗中则是“两个女人在私语”的微观剧场——每个生命都在书写自己的史诗。庄添明的生态观超越了简单的环保主义,直指文明本质。诗集中,在《庄子的后裔渴望逍遥》里,绿水青山和谐共生的现代诠释,让庄周的哲学在梧桐山落地生根;《纸皮核桃》里“两个并握,一起捏”的生活智慧,正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大叙事的呼应。这种从草木到人类的共情,在《梧桐梦》诗集中达到高潮:从1980年的逃港防线,到2019年的铃儿花会,新时代的深港“香”连自然教育,三代务林人的接力,书写着“栽好梧桐树,凤凰自然来”的深圳童话。在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时代背景下,《梧桐梦》的价值不仅在于文学性,更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生态视角的城市发展史。当诗人在《深圳在奔跑》一诗中写下“跑过千山万水和泥沼/战胜千难万险和风暴”,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奋斗,更是一个民族对生态文明的觉醒。梧桐山上的每一片叶子都在沙沙作响,诉说着中国城市转型的绿色密码——那是草木的荣耀,也是人类的荣耀。

2025年春天,我专程去了梧桐山,赏读过梧桐山铃儿花的娇美,也领略过梧桐山绿海的壮阔。山与人、树与诗的互观参照,让我对《梧桐梦》有了更深意义的理解。庄添明的诗通过对深圳梧桐山的生态描绘,展现了自然与人文的和谐共生,表达了对生态系统的深刻理解与尊重。诗人通过对梧桐山的赞美与反思,不仅展现了深圳特区的生态特色,更表达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。这部诗集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在对生态诗学的探索上具有诗学意义,是一部充满生态意识与地域特色的作品,更在于它是一部深圳特区精神与生态意识完美结合的文学作品。

(胡红拴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副主席、诗歌委主任,《新华文学》主编,《中国诗界》副主编)